

120 是個整數,繞不過去,毛澤東誕辰 120 周年的紀念活動,正在中國各地陸續展開。

毛澤東的家鄉湖南,是重頭戲集中上演的地方,隨着紀念日的臨近,衆多紀念活動相繼啓動,一些紀念設施也將先後落成。現任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主任徐守盛強調說,“要以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 120 周年為契機, …引導全省上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汗往一處流,充分發揚‘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革命氣概,奮力實現湖南的小康夢、兩型夢、崛起夢,不斷書寫‘芙蓉國里盡朝暉’的壯麗圖景。”

這是一個很符合中央精神的表述,意思是,毛澤東一生的革命事業,與當今中國的“中國夢”,湖南的小康夢、兩型夢、崛起夢,都是一致的;毛澤東當年“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革命氣概,與當今中國社會上上下下努力奮鬥的時代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紀念毛澤東,與當前的路線方針並不衝突,而且很有現實意義,無論怎樣隆重紀念,也都說得過去。

作為一個官方立場,這也合情合理。無論如何,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否定他或者批判他,必然要連帶着對當前執政黨和國家本身的否定和批判,世界沒有哪個政治實體會做這種違反自身理性和邏輯的事情。

對毛澤東的非議,包括徹底否定甚至謾罵,主要來自民間的部分人群,即那些在中國被稱為“自由派”和“右派”的人士們當中,由於這部分人掌握着較大的話語權,發出的聲音大大超出其人數比例,所以,也一直顯得頗有勢力。

平心而論,中國民間存在着擁毛和反毛兩派,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毛澤東的一生,是鬥爭的一生,殘酷的鬥爭不僅作為手段,有時甚至成爲目的本身,幾十年時間里製造了無數的敵人和犧牲品。這些人當中很多人還都在世,而且還有後代,再加上雖無親身經歷但受歷史讀物影響或者就是受網上罵戰影響的年輕人,合起來就是一個不小的群體。

確切說,這個反毛群體就是毛澤

編者按:我在 2011 年 9 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認識了一位《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文揚 1957 年出生於北京市,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以往經歷包括:中國海軍軍官,諮詢公司總經理(北京),投資公司執行董事(新加坡、香港),華文報社主編(新西蘭)和自由寫作者,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中國力》。浦瑛



作者: 文揚

再次塑造成每件事都偉大、每句話都正確的現世神,肯定經不住推敲,更抗不住反擊。而反毛派的一味詆毀,像某些“經濟學家”那樣,從理性假設出發,非要讓人們相信毛澤東就是妨礙他們利益最大化的罪魁禍首;或像某位海外作者那樣,從道德審查出發,寫出一本證明毛就是惡魔的“專著”,最後的結果,只是暴露了他們自身對歷史的無知和思想的膚淺,對評價毛澤東,沒有什麼影響。

對於歷史人物,任何有價值的評價,都只能是從歷史背景中出發,運用歷史觀點進行考察的結果。爲避開神化或妖魔化這種陷阱,繞開“經濟學化”這種泥坑,人們所能做的,就是僅僅保留毛澤東作為歷史人物的歷史評判,讓毛澤東作為一個歷史豐碑留在那里,

紀念毛澤東:“背對”歷史偉人

東自己製造出來的,對於一個一生都信奉“與人斗其樂無窮”的人,你若告訴他在他死後沒有敵人了,再死一回他也不相信。“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馳地乃亡。”對於柳宗元的《敵戒》,毛澤東不僅深解其中味,而且是最大的一個實踐者。

同理,擁毛群體也是毛澤東自己製造出來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有着兩千多年家國傳統的民族,國就是家,家不離國,在大多數中國人心中,國家的統一、民族的自立自強,有着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對於任何促進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復

興大業的歷史人物,都會懷抱着帶有宗教情感的崇敬,不容攻擊和詆毀。而毛澤東,正是在中國歷史上最最近一次民族危機當中成功實現了國家統一、保全了民族國土的那個人物,僅憑這一點,他就永遠活在很大一個群體的人民當中了。

所以,在當今中國社會,圍繞着評價毛澤東、紀念毛澤東而發生的人群分裂,是一個必然現象。只要一提毛澤東,立刻涇渭分明,出現勢不兩立的兩派,幾十年了,這已成爲一個無法改變的基本現實,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只能坦然面對。任何新的努力,都首先要以正視這個基本現實爲出發點,任何想要改變這個基本現實的企圖,都注定徒勞。

擁毛派想要讓所有反毛人士統統閉嘴,對所有反毛言論進行定罪,注定達不到目的;而反毛派想要推動民間運動迫使官方將毛澤東畫像從天安門上摘下來,拆掉毛主席紀念堂,也一樣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任由這種對抗演變下去,一定是嚴重的社會分裂,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擁毛派的隆重紀念,一旦走過頭,將毛



成爲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個標誌性的紀念物。形象地說,也就是採取一個“背對”的立場,只帶着他的巨大身影就夠了,同時保持着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的前行姿態。

想當年,鄧小平正是靠“向前看”的號召,帶領中國人走出了文革。如果當時不是“背對”毛澤東、“背對”文革,而是反過來,無休止地糾纏在對毛和文革事無巨細的評價和爭論當中,那也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了。

毛澤東誕辰 120 周年紀念在即,“背對”歷史偉人,面向中國未來,無論對於官方還是對於民間,仍是一個明智的姿態。

而且對偉人本人,也是最好的紀念。

文揚 2013 年 7 月 26 日



守護靈秀就是守護未來(湘南行之二)

走進湘南,禁不住要用“鍾靈毓秀”來形容這個地方。

這是個幾乎沒法翻譯的漢語成語。從單個漢字上講,鍾,有聚集的意思,也有天所賦予的意思,毓,是生養、孕育,最初的本義,是表示稚苗嫩草遍地而起。

四個字合起來,既指山水,也指人物,天地間凝聚了靈秀之氣,靈秀的人物從中孕育而出。

古代中國是“天人合一”世界觀,人與自然萬物渾然一體,一個地方的山水水無論多麼壯美,若沒有人文的點化,也不成靈秀。因此,只有那些既有天然成成的青山綠水、又有與之融合爲一體的歷史文化的地方,纔配得上鍾靈毓秀這個描繪。

拿這個標準來衡量,走遍全世界,也不會找到多少類似的。地方。

展開世界地圖,首先排除掉從北美洲到大洋洲的整個“新世界”,以及大半個非洲大陸。在這一部份地理區域內,壯美秀麗的自然風光到處可見,山川

江河森林湖泊,都是原生生態,但在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前,基本上沒有任何文明的發展,那些停滯的甚至退化的原始文化,從來沒有達到過“人文化成”的高度,沒有詩畫琴瑟,沒有亭臺樓閣,沒有縱情山水的文人墨客,自然也就毫無靈秀可言。而殖民者到來後,又直接進入了反自然的現代工業和商業文明,永遠告別了傳統。

然後再排除掉那些最早的古文明古國,如古埃及、古蘇美爾、古巴比倫、古波斯等,這些古國要么就是山山水水沒有中國那麼秀美,要么就是遭遇了文明的消亡,沒有傳承下來。從北非到中國,一望無際的大沙漠、大草原,僅從自然條件上就遠遠夠不上標準。而南美的古代瑪雅和古代印加,也許有過輝煌的文化,但都消亡了,只剩下遺迹。

接下來再排除掉地球赤道附近、南亞、東南亞的熱帶地區,以及靠近北極的斯堪的納維亞和西伯利亞,這些地區的酷暑和嚴寒,足以肅殺所有可能的靈秀之氣。

最後,其實就剩下歐洲的西歐、中歐和南歐,以及遠東的朝鮮和日本這少數幾個地方了。

這些地區的某些風景名勝,其自然風光和人文歷史的完美融合,會令人產生鍾靈毓秀之嘆。

然而,即使在最後的比較中,中國仍有其獨一無二之處。與朝鮮和日本比,中國是作爲母體的原生文明,與歐洲比,中國是五千年未曾中斷的原生文明。

回看湘南:郴州的千家坪,距今六千多年;葬于九嶷山零陵的舜帝,距今四千多年;秦朝在此建縣設郡,距今兩千多年;唐代大文學家柳宗元、大書法家懷素,距今一千三百年;宋代理學大師周敦頤,距今一千年…整個湘南,國家級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多達上百處,星羅棋佈地坐落在瀟水和湘水的河畔,散佈在武陵和南嶺的山間。按鍾靈毓秀的標準衡量,在全世界都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不惜筆墨地講了這麼多,用意並不在讚美湘南是如何得天獨厚;而在提醒湘南:如果沒能充分意識到這份遺產的珍貴,很可能會漫不經心地永遠失去這份獨有的鍾靈毓秀!

希望湘南人意識到:環境的靈秀,文化的靈秀,人民的靈秀,一定是自然山水和歷史傳統共同“鍾毓”而成的,而不是人爲營造出來的。現代城市的水泥森林,無論多麼高檔和豪華,無論有多少廣場和花園、雕塑和噴泉,歸根結底都是人

工的製造物,都不具有神奇的孕育功能,生發不出自然天成的靈秀。所以,被工業和商業推動的城市化,也就等於是“去靈秀化”、“滅靈秀化”,城市化的速度越快,靈秀之氣就消散得越快,等到一個地區徹底實現了城市化,靈秀之氣也將永遠地煙消雲散。那時候,無論再修多少林蔭道、挖多少人工湖,也不會再恢復原有的鍾靈毓秀,沉悶、呆板、乏味、單調、笨拙、醜陋,將成爲新的大地主宰,統治這里的一切。

不知道人們發現了沒有,短短幾十年,中國人生活中的靈秀之氣已經少了很多很多,從人才消失的速度、藝術衰亡的速度、文化墮落的速度、快樂減少,都可以感覺得出來。十幾億人,會踢足球的球星一個都沒有了,能演大男人的演員一個也沒有了,小丑充斥銀屏,騙子席捲講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學術大家、文體明星已是文革大洪水劫後餘生的殘枝敗葉,可

是,若和現在這些男女超星們比起來,竟也顯得像是參天大樹了。

“瀟湘自古詩人地”、“惟楚有材,于斯爲盛”,說得都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是到處都有鍾靈之地、到處可見毓秀之人的時代,已經很不適用於現在了。就在這幾天,永州因爲唐慧勞教案再次出名,郴州因爲瓜農暴斃案爆紅網絡,這一切都遠遠地背離了湘南既往的靈秀面貌。

本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 2013 年會在貴州省貴陽市舉行。一如既往,人們重複着關於保護環境、綠色發展、生態文明那些國際上千篇一律的話語,衆多的外國專家也來到中國指導中國人如何環保。其實,在我看來,守護靈秀,這才是中國人環境保護的獨特境界,是中國人面對的獨特挑戰。若不能認清這一點,即使中國的環保與西方發達國家做得一樣好了,中國人還是會失去自己

最寶貴的東西——靈秀的文化,靈秀的人民!

守護靈秀,就是守護民族的未來,失去靈秀,就失去了中國的唯一,這才是中國人生態文明建設獨有的文化高度。

能否攀上這個高度,守護住湘南的這一方鍾靈毓秀,寄希望于“惟楚有材”的湖湘人。

文揚 2013 年 7 月 18 日





ZAK FUNERAL HOME
OVER 100 YEARS SERVING ALL FAITHS




- ✦ 成立于 1890 年
- ✦ 家族所有並運作
- ✦ 私家和安全的停車位
- ✦ 提供各種宗教信的殯葬服務
- ✦ 合理的價格
- ✦ 新近裝修的儀式大廳

身在社區 服務鄰里 無上榮幸
提供傳統服務,並可按亞裔風俗習慣提供特別殯葬服務 (備有翻譯)

我們保證克城地區同類服務最低價格
各種棺木骨灰盒 10% off

Zachary A. Zak – 執證殯葬服務專家
6016 St. Clair Ave. Cleveland, Ohio 44103
電話 (216) 361-3112 傳真 (216) 361-2540
網頁 www.Zakfuneralhome.com